

在散文的海洋里学游泳

□司马小萌

江苏《苍梧晚报》的王健民邀请我。说,连云港有几位散文作者,特别想和我见面。

抬举我了,哥们儿。别看咱年纪一大把,可是散文界的“小字辈”。从去年正式踏进门槛,刚满一年。虽说已在娘家报纸——《北京晚报》,发表了三十多篇散文。但自知之明还是有的:笔头“嫩”着哩。

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摄影专业出身的家伙,大半辈子和照片打交道,骨子里却始终有文学细胞在躁动。外交家兼作家父亲的影响,无疑是第一位的;中学时代语文老师的偏爱,让细胞不断膨胀。八十年代初,我利用采访之余,向隔壁办公室——《北京晚报·五色土》副刊投稿。虽有“初次见面,请多关照”的羞羞答答,但承蒙赏识,十几篇“一分钟小说”先后见报。百投百中。嘿嘿。

后来,摄影采访一忙,就撂笔了。

也许各种文学体裁存在着许多“分不清,理还乱”的关联。2000年年初,报社总编把我从摄影部派去组建新部门——家庭生活部。我乖,老老实实上路。还好,有了前期的文字积淀,这个“一分钟小说”业余作者,工作起来“得心应手”。

不过,去年正式开始散文写作,多少是“被逼”的结果——

《北京晚报》副刊部资深编辑李葵,北大法律系毕业,在一

次聊天中这样动员我:“把你发在微信朋友圈的文字,整理整理,就是一篇……”

抬举我了,姐们儿。

不过此君的动员很有些煽动性。看起来不动声色,实则举重若轻。我这个人不禁抬举,给点阳光就灿烂。再说退休后,有点时间。于是中招。

骨子里的文学细胞,再次沸腾:从去年十二月一日在《北京晚报·五色土》副刊发表第一篇散文《快乐要自找》,我陆陆续续地写,不间断地写。写人物,写动物,写植物;写感想,写感悟,写感恩。一个资深摄影人,正式跨界。

几个月前某一天,李葵在微信上告诉我:“昨天碰见高立林,他说收集了你在我这里发的每一篇散文,连版样都收集了。说你水平、产量,都大大的赞……”

高立林,同事,资深报人,曾任《北京晚报·五色土》副刊部主任。他的话,让我像打了鸡血般振奋。不瞒您说,这一年来,我从自家报社领导和同事那里得到的鼓励和好评,真是满满一箩筐。

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?感动,由里到外,满满的。

什么“文人相轻”,明明是文人相“亲”啊!

又一查:一年来,有20家报社转发过我的散文;江苏《泰州晚报》发得最多,有18篇。有

5家为我开辟了专栏:吉林《江城晚报》的专栏叫“萌言萌语”;河南《濮阳早报》的专栏叫“萌文妙语”;河南《汴梁晚报》的专栏叫“萌视角”;河北《衡水晚报》的专栏叫“萌广角”,每期配有我的肖像和签名。江苏《金陵晚报》王希凌的“彩色港”,用“萌萌细语”在“今日头条”为我开专栏,我那篇《把稳心中的道德律》,竟然出现过20万+的阅读量……最近河南《信阳晚报》赵社长留言,要给我开专栏,让我想个专栏名。我说“不用不用,已经发得太多了!”他却说:“不多不多。我们是区域报,让信阳朋友也学习下哈!”

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?感动,从头到脚,满满的。

什么“文人相轻”,明明是

文人相“敬”啊!

而且,俺名字中的“萌”字,被大家用到如此地步,也算“登峰造极”了。

我郑重写道:爱读者!爱同行!

学生时代,俺最崇拜中国当代散文三大家:杨朔、秦牧、刘白羽。杨朔浪漫,秦牧博学,刘白羽激情。

写作的人。你们有生活,有感觉,有激情,有学识;你们抓住稍纵即逝的点点机会,让生命之花怒放;也会在日复一日单调、无趣甚至沉重的日子里,为自己为他人寻找心灵的港湾。

王健民的好友李伦月,渔民出身。虽然现在是连云港一家宾馆的董事长,还经营着不小的企业,但对文学的热爱,让他把生活中的点滴感受,融进了浪漫的文字中,在当地的一次散文比赛中得过二等奖。由于长期海上作业,这位曾经的轮机长,声音早已变得嘶哑。唯有热情如故。

听说一个周末我要去连云港会笔友,我的

姐们儿,《汴梁晚报》执行总编赵杰,坐不住了。这个笔头硬朗、对散文情有独钟的秀才,周五下班后,连夜乘火车从河南开封赶到江苏连云港。出发前撂下一句话:“等我到了,你们再介绍经验。我想听听啊!”

现在,我崇拜你们,每一个为作者送去敬重、为同行送去尊重的人。你们的信赖与鞭策,让多少激情得以燃烧。

我崇拜你们,每一个用心

那些瞬间

□司马小萌



每天在小区里走东走西、看南看北,总有些感悟油然而生。这些感悟可能是刹那间迸出的思想火花,可能是深藏心底的某个意念爆发。我是个勤快的家伙,会及时记录下来,发到朋友圈。这种近乎“每日播报”的只言片语,有空儿自己翻出来读一读,还蛮有趣。说是“鸡汤”,味道不够浓;说是箴言,完全不够格。下面摘录一些在这里,如果你的心暖了,那么我的心,也暖了。

“北京时间11点,奥运森林公园内,半个月亮仍挂在天上。知道吗?你很美。圆与否,都美。”

“被落叶覆盖的草地已看不出原先的蓬勃,而残存的树叶仍在努力绽放最后的辉

煌。懂得自己的价值,真好!”

“羞答答的玫瑰,静悄悄地开。在深秋到来之时,用最后的靓丽抚慰我们寂寞的心。”

“天空飘来好大一片云!今天京城,北风劲吹,阵风七至八级。想念寒风中的你:可安康?可舒心?可快乐?”

“天空继续蓝。昨天一场大风帮了大忙,所以,感谢风吧,凡是给你助力的都该念声好。”

“拍‘落日’有感:即便退场,也要光芒万丈。太阳公公每天这样努力,咱们还有什么理由偷懒?”

“昨天发了张落日特写照片,今天再发张落日中景照片。知道你们喜欢,这就叫‘情人眼里出西施’。确切一点叫做:‘情人眼里出太阳’。”

“欣赏漫山遍野、随遇而安的喇叭花,美且不说,还特别顽强。其实,植物同人类一样,并无贵贱之分,只要端端正正,就楚楚动人。早安,各位。好人,好花。”

“同样的气候、同样的土壤,旁边的树木依旧郁郁葱葱,而这棵树死了。不由得停住脚步,‘哲学’了一下:外因,固然重要;内因,却是关键。睹物思人,认真地自我反省五分钟。”

“今晚的月亮真气派!三部手机同时举向天空,留住它的情

影。其实,无须节日,无须中秋,思念永远在心里,伴随一生一世。”

“满地落叶即将枯萎,在路灯下努力张扬最后的色彩……谁能说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盛宴?吃饱吃好了,还要心存感激。”

“今天的太阳很黯淡。也是,总不能天天喜笑颜开、光芒万丈的。如同我们这帮凡夫俗子,说什么‘钢铸的’‘铁打的’,甚至‘外星人’,那是自己逗自己。血肉之躯,哪能没病没灾?泰然处之就好。”

“不容易啊,在小区遛弯儿邂逅一只啄木鸟。不容易啊,离得太远,手机拍照不给劲。不容易啊,生怕惊扰了它,一动不敢动……爱大自然,爱一切生灵。有它才有你,有它才有地球(这个口号,是否豪迈了点?)”

“你是冬天最后一朵月季吗?不管是不是,都足够勇,足够美。”

“有时很孤寂,有时很傲娇。自己选的路,好也不好,不好也好。我们都是‘打不死的小强’。”

“窗外,桃花是假的。每年此时,小区园林工会用假花装扮北方单调的冬天。树叶是真的,虽已凋零,仍倔强地挂在枝头不愿离去。真真假假,都是心意。我懂。”

“残存的月季在寒风中挺立;满树的金银木果实顽强地展示生

命的韧力……这是冬季交响曲。如果你想听,一定能听到。”

“傍晚,一大片红云掠过天空。猛一看,里面竟然有大地图案,很像海市蜃楼。急赶慢赶,找到一片空地拍摄,可惜,图案已变幻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:稍纵即逝——都是生活。”

“此刻,本人正在外面假装开心……据说,装着装着,就真的开心了。何况天气这般舒适,也是一个开心的理由……”

看过我的“播报”,《淮海晚报》才女刘娟写道:“有的人,一身负能量,所到之处,寸草不生。有的人,活成一束光,走到哪里,都生机勃勃。”我回复:“说得真明亮!谢谢亲,我记下来了。”

有人问:你怎么每天都那么高兴啊?其实不然,我只不过“挑三拣四”,把阳光的欣喜的拿出来,向大家“显摆显摆”。至于那些郁闷的憋屈的,只好藏着掖着,在心底慢慢消化;或者,没人的时候,自个儿发会儿神经,得了。

